

宜昌雜憶

裴軫

宜昌大病救命記

郭懺坐鎮江防滄桑

宜昌爲鄂西重鎮，古稱彝陵，扼川鄂長江交通，三峽之口門，五千噸至一萬噸巨輪由上海可以直航到埠；自宜昌西上，祇可行駛三四千噸之淺水輪，又因三峽險灘太多，祇限日間開航。從宜昌北去襄樊，東去漢口，均有公路班車可通。由宜昌至洞庭湖濱湖各縣市，如津市、安鄉、南縣、漢壽、沅江、常德、益陽、長沙等處，亦有小輪通航。因爲交通便利，宜昌市面興盛，人口曾達二十餘萬人。但宜昌並無特產，板栗、核桃、木耳出產較多，價值不貴，對宜昌經濟並無太大裨益。宜昌是轉口碼頭，鄂西地瘠民貧，宜昌也無可以出口之物資。

但在宜昌城中心桃花嶺却有一個高級住宅區，花園洋房，樓閣連雲，可以媲美上海靜安寺路洋商巨宅。有時顯宦權要過境，他們便在此招待，其奢侈淫樂，可以使人流連忘返。這情形從民初北洋時代起，直至民國廿六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，才改變了宜昌畸形經濟。

抗日戰爭初期，京滬、武漢相繼撤守，東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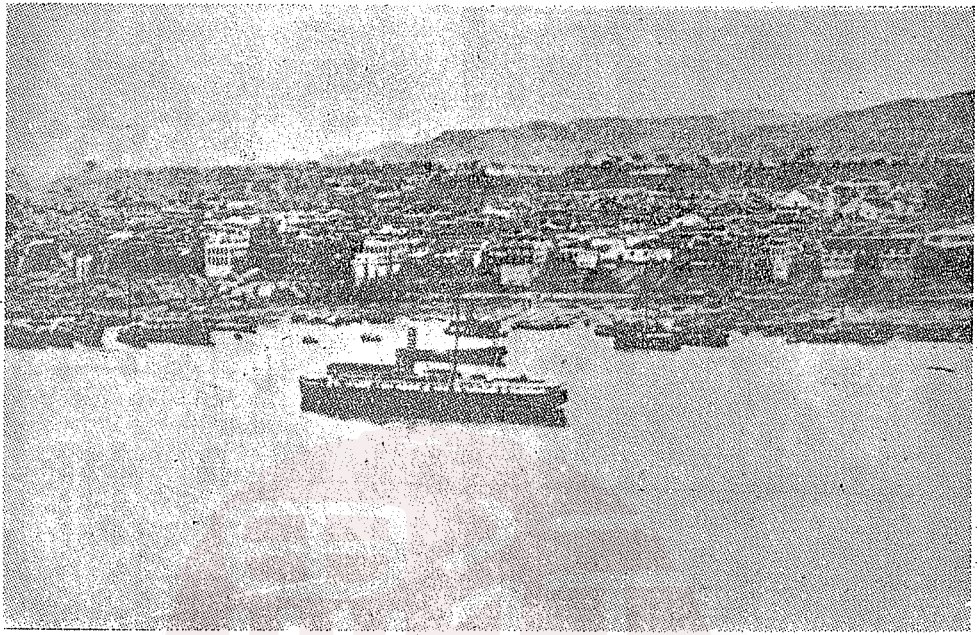
民衆流亡西上，欲去四川，都到宜昌暫住候船，又以政府播遷陪都重慶，公務人員及眷屬，乃至軍品物資都擁塞在宜昌城內滿坑滿谷，四郊鄉村都住滿這些過境客。駐軍是長江上游江防司令郭懺（字悔悟），他手下祇有一師人，勉可維持地方治安，而於江防工事，雖領有巨款；但不知江防工事從何處着手，無法預知日寇會從何處攻略。政府各機關都在宜昌設轉運處，檔案文卷之類，護送還算容易，最苦的要算軍政部兵工廠宜昌辦事處，因爲濟南兵工廠，金陵兵工廠，漢陽兵工廠等所有機件，均已拆遷搬運到宜昌，上游輪交涉不到噸位，木船也都給逃難的人高價攬雇，笨重的機器無人願意搭載，幸而兵工廠宜昌辦事處長陳哲生（現在台北）腦筋靈活，他探悉溯長江上游，困難重重，若行改道，雇船去洞庭湖到沅江，船行平穩。在沅江溯沅水上行，經益陽桃源，可到湘西沅陵，再由沅陵經辰谿，瀘溪而到四川境之西陽屬龍潭。由龍潭轉入川境之烏江，經黔江彭水，江口，武陵到長江邊之涪陵，這段

都是下水行船，且險灘較少，改道計劃，祇有中間一段沅江到龍潭，是逆水上駛。但比之長江入川容易得多。由於陳哲生機敏果決，自己主動改道運輸，而獲順利成功，這對抗日之貢獻，確屬勞苦功高。因爲重慶週圍成立多處兵工廠，抗戰所需輕武器彈藥，均能源源供應，不虞匱乏，都是陳哲生應變得宜的成果。他自己也奉兵工廠長俞大維之命擔任第二十兵工廠廠長（銅元局舊址），楊繼曾是大渡口鍊鋼廠長，江杓是化龍橋第四十兵工廠長，黃朝輝是瀘縣兵工廠長，這些人對軍隊生產，都是功在國家。

陳誠部長麾下名將

民國廿九年春季，日寇華中部隊進犯襄河地區，當時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駐節老河口，第九戰區長官薛岳駐守長沙，九，五兩戰區以長江爲界，襄河之戰，重點是宜城，那是第廿九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防地，張率部奮戰，戰事至爲激烈，李長官支援不力，張且以身殉國。主將成仁，各部隊慌亂潰散，李長官猶不出力挽救，

長江上游重鎮宜昌，洋樓鱗次櫛比。



祇說他在老河口，如今戰事向長江邊發展，他距離宜昌太遠，鞭長莫及，他仍然坐鎮襄樊，不向

宜城增援。即使第廿九集團各師潰散，李若以勁旅追日寇之後，則宜昌未必即陷敵手。當時重慶統帥部認宜昌是四川的大門，必須堅決固守，今李宗仁既云無能為力，中央即以整訓有素之十八軍趕速調赴宜昌應敵。那知李宗仁判斷敵情錯誤，因為他曾在徐州台兒庄戰役吃過苦頭，初時國軍大勝，後來日寇改變戰略，以主力轉移到徐州以西，截斷隴海路之黃口車站，李宗仁不能鎮靜，與敵週旋，即棄徐州遠遁正陽關，致我魯南大軍廿餘萬人被敵包圍，損失慘重，如今他以爲日寇一定重施故技，敵欲攫奪宜昌，必迂迴遠安興山先取宜昌以西之秭歸，乃將勁旅十八軍運至秭歸待命。那知敵情全不如此，我廿九集團各部隊已因主將殉國而潰敗，李宗仁又不派隊追躡日敵之後，敵軍乘勢追逐，經當陽荆門，直薄宜昌，無需佈陣交戰，已可垂手下宜昌，何需迂迴繞道，李宗仁身為司令長官，頭腦僵固不化，這點兵法都不會融會貫通。等到他發覺敵軍追逐我潰散部隊勢如破竹，才命十八軍趕速由秭歸船運宜昌，但是事已太遲，十八軍到達宜昌城外西壩登岸時在夜間，敵軍已在進攻城東之楊義路，城內各街道都擠滿各部隊散兵，因爲他們沿公路逃到宜昌，長江已無船隻，西去

又是叢山峻嶺，有三峽之險，不知該向何處逃生，愈聚愈多，可憐十八軍奉了固守宜昌之命令，如今連陣地也擺不開，這仗怎麼打？軍長彭善，字楚珩，湖北黃陵籍，黃埔一期出身，是陳辭修麾下之強將，現在台北，任交銀監察人，所屬三個師：爲十一師，師長胡璉，十八師師長羅廣文，一九九師師長宋瑞珂，都是能征慣戰不可多得之將才，若能好好地部署陣地，定可打一次漂亮的勝仗。不幸李宗仁敵情判斷錯誤。羅廣文奉令守城，工事和補給一無準備，友軍散兵滿街，夜間又黑，敵我難分。到天明之時，羅師即告潰敗。當十八軍由秭歸轉移宜昌，中央統帥部知宜昌情況危急，李宗仁遠在襄樊，不去宜昌前線督戰，乃令政治部長陳辭修（誠）率衛士一排，三五參謀副官專船赴宜昌，代表統帥督飭十八軍固守宜昌。這時陳辭修趕到，即在十八軍西壩前線指揮所內與彭軍長同在掩蔽工事之內，親眼目睹十八師被敵軍追趕，繞經掩蔽部之後，情勢至爲危急；幸而十八軍彭軍長奮勇，躍出掩蔽部，大呼特務營第一連第二連目標左前方全體側擊，他便身先士卒，阻擊敵軍，敵正追奔逐鹿，忽受側擊而告阻攔，陳辭修始得乘隙走出掩蔽部，向南津關後撤。但衛士排仍有二人被流彈擊中陣亡。

當天前線與重慶失去電信連絡，陳辭修立命十一師固守南津關，自己則到三遊洞橋頭親自收容來自襄河各部隊之潰兵，一面令十八軍政治工作人員將潰兵編組造冊，當場發給撫慰金每人五元，一日之間竟達八千餘人。惟獨十八軍人員則不准通過此橋，有軍佐人員退却，臂章是十八軍的，

陳立命拿下在橋下就地正法。陳對十八軍以外各部隊官兵，則以和善親切之口吻先問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有的認識他，若不認識他的，陳即自我介紹，我是陳誠呀！再詢來人屬那一部隊？來人必據實而答是某某師，陳即說：「那你們的師長不是某某嗎？我知道他打仗很勇敢，你們這一師歷次打仗戰績我都知道，來，凡屬你們這一師就在那邊去集合編組，我馬上派人發餉造飯，發槍」。就這樣總算把陣腳穩下來，三遊洞有條小溪川，山崖巉岩之間都是在編隊成軍。當夜重慶與宜昌電訊不通，情況不明。收到上海敵偽廣播，則謂皇軍光榮佔領宜昌城，陳誠下落不明。宜昌失陷後三日，我方始在三斗坪建立電訊系統。統帥部始知陳誠平安，十八軍實力未損，固守南津關，平善壩，石牌之線。統帥部檢討此一戰役，特增設第六戰區，長江南北地區均劃入第六戰區，以陳辭修為司令長官兼湖北省主席，長官部設在恩施。

日寇進陷幾成廢墟

日寇進佔宜昌城，民衆逃亡，二三十萬人口，僅剩了不到五千老弱貧苦的難民，限令集中壙城以內居留。日寇則以宜昌為前哨據點，城郊構築陣地工事，並在長江南岸各山峯頂點，建築排，連為單位之兵哨所碉堡，都從城內拆毀民房以舊料充用。因為全城四週哨所到處皆是，城內民房除已被敵機炸毀，及在戰火中焚毀而外，如今又遭日寇拆毀，城內百分之八十民房均成廢墟。寇兵戍守，需用燃料，因無民衆進城售賣柴薪，

也是就地拆卸民房門窗板壁燒用，全國任何城市，沒有比宜昌毀壞更慘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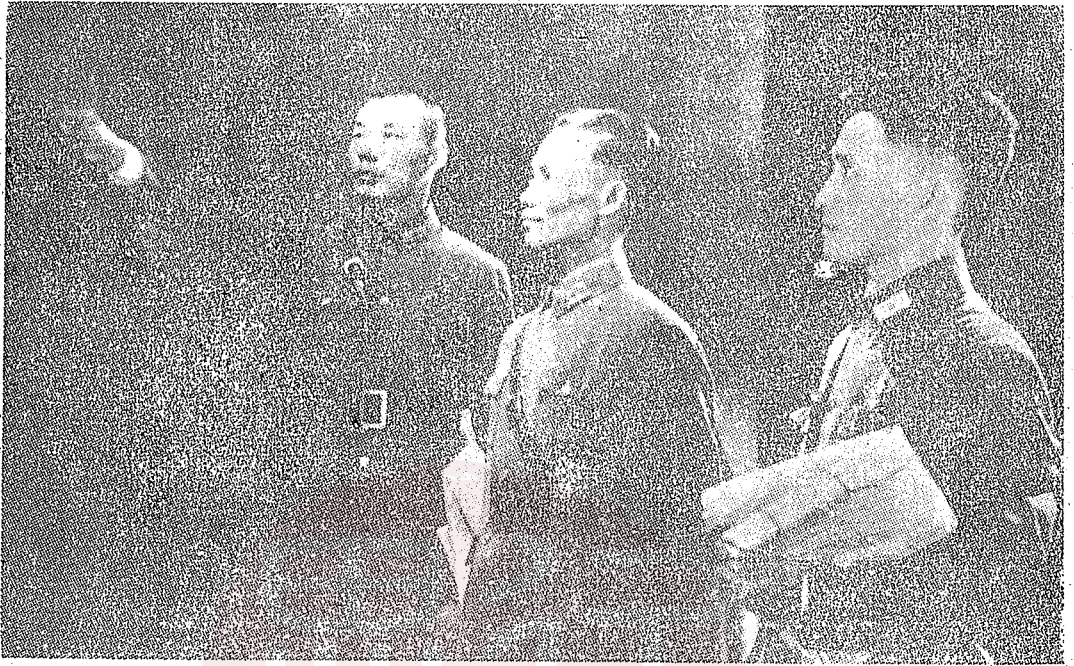
宜昌市面比較繁榮的商業區，各店舖都被日籍商人佔據，開設各類雜貨店，酒吧，日本料理餐館，光顧者除寇軍官兵之外，也都是日籍遊動商販。更有一部份街房改作妓女區，室內設備均為日式，榻榻米而外，更有大木桶，頸部以下可以全部浸入過水之沐浴設備。民生物資均由漢口方面採辦供應。中國人不准進入這特別區，這局面一直到民國卅三年日寇為了策應常德會戰，長江前線全面出擊。當時我第六戰區長官孫蔚如（陳誠已調任遠征軍長官支持英軍印緬之戰）奉令引敵深入山岳地帶，再予聚殲，石牌平善壩均告撤守，宜都方面沿清江上溯，長陽，都鎮灣，資丘均被敵侵。但終因交通不便，又乏戰略價值，敵又自動放棄，退守宜昌，宜都，枝江一線，直至次年日皇宣佈投降，一無異動。

民國卅四年八月日軍全面投降，國軍第廿六集團軍總司令周鼎（字奉璋）奉命接收宜昌、沙市、沙洋之三角地區，寇軍官兵就地集合待遣，武器軍火繳存倉庫，造冊點交我方。但我方由於八年長期受物資困乏之煎熬，見到寇軍遺留移交之物資，都有破然心動之情。寇軍軍需制度嚴密完整，一個上尉主管幾所倉庫，每一倉庫僅需一位上士便處理得整齊劃一，條理分明，冊列與實際庫存，絕無短缺，且包裝及護送都無懈可擊。但是等到我方點收之後，少數人員各逞其私，原始移交清冊一部份被扣壓不報，有的作了手脚，封面，移交人員之簽章是真實的，內容頁數則被

刪移，例如軍毯，一塊剪成四塊充數，與冊列相符，三塊整的被吞沒了，若以廿萬條為基數，則有十五萬條落私盜賣出去了。宜昌地區被遺送的日兵約十五萬人，槍枝連儲存在倉庫達卅萬枝以上。但兵站分監○○○財迷心竅，約有半數改報廢舊不堪使用註銷。實則日寇儲存前線倉庫均係新品，步槍均為潘陽兵工廠出品，吞沒十餘萬枝槍要找出路，也不簡單，地方土劣，惡霸，為了充實自己勢力，儘力承購。後來豫鄂邊區土共也混跡民間儘量搜購，襄樊各地變成買賣軍品市場，匪益滋蔓坐大，到民國卅七年，康澤接替川軍潘文華部隊之第六綏靖區，出戰襄樊，全軍盡墨，康且被俘，為國軍中原戰事逆轉之起點。言之痛心。

一百兩黃金做生意

民國卅四年三月，筆者奉命由陪都警衛旅挑選幹部四百餘人前去寶雞西安，編組第卅六集團總部，原總司令為川軍李家鈺，在豫境作戰殉職，所部四散，統帥部發表齊濟時為總司令，當時俞以待衛長兼侍從室第一處副主任，一時離不開。且李家鈺舊部亦需時間撫輯編組，故先派筆者以總部副官長名義往寶雞鄉間成立總司令部，當時各部隊均感兵源不暢，李總部所轄之官兵，多為前線友軍所吸收，能回到卅六集團總部聽候編組的為數不多，奔波招撫，弄了三個多月，勉強已可成立兩個師，一個軍。到是年八月十日日皇宣佈無條件投降，復員還都。俞更無法擺脫樞府重任。接着軍事復員，集團軍總司令一律撤銷



。事軍揮指線前西鄂在期時戰抗長部誠陳

，改設綏靖區，總司令職改爲綏靖公署主任，俞因接任總統府第二局長，未便爭取綏靖區；因此卅六集團總部就在編餘之列，筆者又奉命辦理總部之結束。俞恐我不安心在西北，辦完結束，來電致慰，謂京滬杭各地均有工作可派，（待一處主任錢大鈞出任上海市長，我待從室同事很多人都去上海工作）。目前已電請陝西省府先發表我爲縣長，俞意以舊總部所在地兼攝縣長，則辦理總部結束事宜，縱需時間較長，亦可安心自處。可是省府安排我爲安康縣長，距寶雞又遠，既不能將舊總部搬遷安康，祇得向省府辭而不就。其實我處理迅速，絕不拖泥帶水，在卅四年年底已辦完一切，飛回重慶。那時侍從室已復員還京，曾家岩祇留了少數留守人員，我將何去何從，煞費考慮，便在重慶過了新年。我想抗戰時期，以生命身家都獻給國家，從不爲一己之私心打算。可是如今年已不惑，兒女都已十幾歲，家庭負擔不是一份公薪可以支應，平時統軍作戰，義不苟取，廉潔服人，還大大禁止他人貪污。步入中年需要錢，就放

棄公職去做賺錢之事，於是將簡陋的捆綁房子，（是用竹材爲樑柱，而非捆綁不可，重慶建築工人對此有特技。）出售，摒擋細軟，及少數親友支助，共得黃金一百兩。一百兩實在說是件小生意，到底做何行生意，很難取決。我的想法：若去大都市如上海、南京、武漢，這點本錢祇够應酬交際。若去小碼頭如安慶、九江、南昌、長沙等處，又以人生地不熟，做那一行都無把握。因爲第廿六集團軍是我出道的老部隊，同事舊友部下較多，便決定去宜昌，亦因宜昌不大，容易出頭，它有遠景，即將興建三峽大壩，美國薩凡奇博士曾實地勘察，草擬計劃，已交我政府研討定奪之中。這個大壩一旦完成，其發電量可供應西安、鄭州，開封、徐州、安慶、南昌、衡陽、桂林、貴陽、四川境內可以到達川西嘉定，樂山，面積之大，已超越半個中國以上。長江水道經此改善，萬噸巨輪可以直航重慶泊岸。這一方案美國有心人士很希望從此轉入爲民興利，積極建設，並表示美國支持此一建設，準備投資二十億美元、要求美籍航輪可由上海至重慶自由通航爲條件。我認爲這是千載一時之良機，大壩如果造成，工商業繁榮，定可超越武漢三鎮，我是比較懂得組織運用之人，認定此種巨大工程，必需人力，物力，技術之配合，十年之間宜昌人口，可能由光復時之十餘萬人，非增至數百萬人不可。各種工廠都會星羅棋佈，雨後春筍般創建起來，單說水泥一項，需要巫山一般高的供應量，南津關有開發不盡的石灰石，就地建廠，可以節省運費。但是建設事業得一點一滴做起，美國友邦祇能在技術和資

金給我們幫助，其他一切都得由國人協同配合，所以我決定到宜昌去。

三百噸煤開窯燒磚

抗日期間，重慶對煤炭需要至殷，任何人能向煤礦公司，購得期貨，就可轉手賺錢，我以為長江通航，宜昌是轉口碼頭，航輪帶煤，便先發一電報給在宜昌的一位老部下，請他代墊一百兩黃金，購買煤炭，儲存江邊，我日內搭輪來宜，墊款照數親交。那知我和我的部下對煤炭生意一無所知，我電報中既未指定要買何種煤炭，部下又是軍人粗心大意，未加探詢，便購進三百多噸白煤。等我到了宜昌，才知道輪船上需用煙煤，白煤火力差，根本不能在輪船上燃用。宜昌附近長陽出產白煤，因為硫磺成份少，火力差，祇堪家庭需用，製成煤球，冬季藉以取暖，平時用以炊事。戰時此種白煤根本無銷路，如今有人要買進，爭以廉價讓售，三百噸白煤堆在江邊，像小山一樣。如今我要去賣給誰，成了一個苦惱的問題！因為宜昌人從後方逃難回來，燒煤的小爐子也置備不起，自然不會自做煤球炊爨。而且一時謀生無計，置備一柄砍柴之刀，一副繩索一根扁担，尚能湊合，便天天到郊外砍柴，挑到城中叫賣，滿街都是賣柴人。因為城外以戰事關係，荒蕪六七年之久，上等良田也都野樹成林了，任何人不需代價，都可砍取。這情形形使我洩氣，一百兩黃金老本，等於丟在長江逐流而去。可是我有軍人性格的毅力，不承認失敗，總可想法挽救。於是我親去長陽礦場訪問，據說白煤最大用途是

燒石灰，煙煤燒不成石灰，南津關附近都是石灰窯，都來這裏購運，近年因為打仗，石灰窯的老闆和夥計都逃難去了，因此白煤也無銷路了。這一訪問促成我來燒石灰的決心，乃就礦場中人詢問最近有無人來買白煤燒石灰。他們知道宜都鄉下沿清江一位姓徐的石灰師傅在出賣石灰，我就按址拜訪這位徐師傅，並參觀了他的石灰窯，他是從遠地開採石灰石，運到清江邊他的村居附近，堆疊起來燒。我誠懇地向他說明買錯了煤的煩惱，請他幫忙去宜昌燒石灰。他是患黃膽病的人，他更以體力不勝而辭。我多方進言，我可以派電船到這裏來接你，你不用走路。他一聽電船，便問我是不是日本裝馬達的小船，我答說是的。他說：「你若能將這一窰石灰掛一小木船，由電船拖到宜昌，我一面售石灰，一面給你辦事。不過我問你，你的石灰石在那裏？炸山又需炸藥，你都能辦到嗎？」我告訴他：「南津關的石山，我都能採石，炸藥要多少，我能弄到多少，我若賺錢，一定給大師傅優厚的報酬。」事情便這樣決定，他燒的是二三百担小窰，我有白煤，石灰石，就燒大窰，至少是五千担，或是一萬担。石灰在當時宜昌，誰家回來都需要弄個爐灶，整修斷垣殘壁，石灰是由萬縣運來，加上運費，貴得嚇人。近來宜都開始供應，也大賺其錢，難怪徐師傅樂意和我合作。石灰窰不像磚瓦窰有一定窰地，燒石灰祇須有白煤和石灰石，隨便那裏都可開窰。我因為煤堆在江邊，決定到南津關炸山採石，搬運石塊來江邊。如果在南津關開窰，仍然要將燒成的石灰運來江邊出售，還得將白煤運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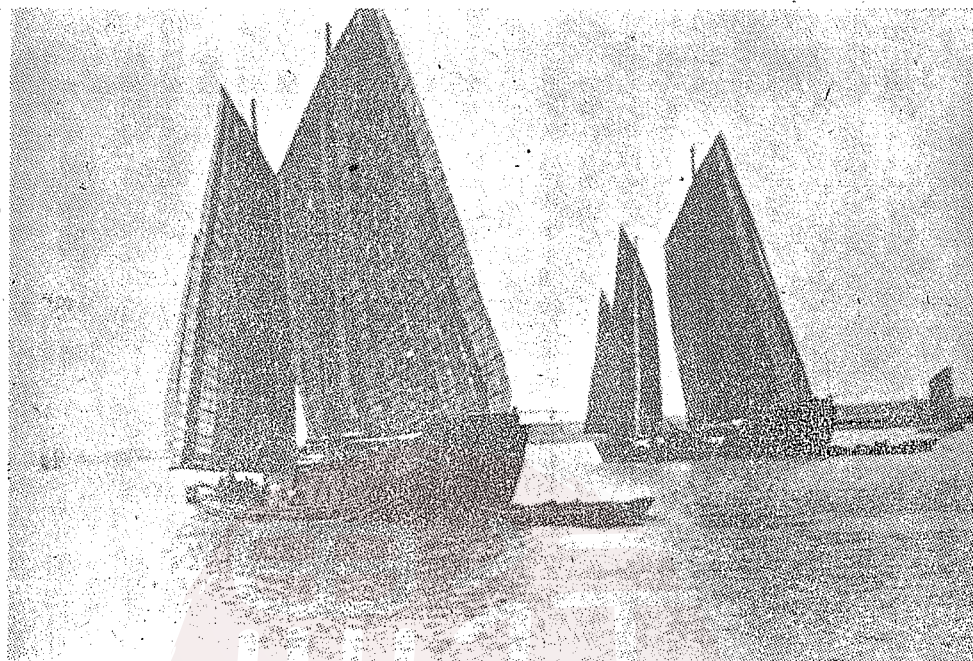
南津關去。那時最困難的是人力，有錢雇不到人，炸山運石都需人力，我的老部下出力支援，一連一排派出人手，他們不需工資，祇須加菜打牙祭，買幾條香烟給大家抽，他們都樂意為我效勞，更有電船可裝，辦起來自然順利。徐師傅不需動手，我招雇長工多人，聽他指揮，就如如此在一個月內燒了三窰，出貨三萬担，已將一百兩黃金撈回。可是照徐師傅計算，我有三百多噸白煤，還可燒二十多窰貨，瞎打歪着，果真發財了嗎？那時我進入不惑之年，活力充沛，頭腦靈敏，光燒石灰，對宜昌重建，貢獻不多，我便決心開廠燒磚瓦。燒磚瓦比燒石灰難，第一要有粘性很佳的土層，在宜昌附近祇有三處地方可以設廠，一是河西對岸，一是寶塔河，一是白沙壩，河西方面談不攏，寶塔河我買進二十多畝地，內有三個舊窰，整修可用，因此我為之興建廠屋，可敷十萬磚瓦之堆製。

延攬名角轟動一時

白沙壩方面是德籍留居中國一多年的孔洋人所有，他因為是猶太血統，逃避希脫拉暴政，來到中國營生，而且娶了華婦為妻。在戰爭期間，他以德籍受到日軍優容，如今我找他商談，他不允將土地出售，祇願我租用三年，期滿將設備無條件由他接收經營。他有三個窰可以使用，規模較大的旋窰，被日機炸毀，一時難以修復，我因燒石灰，有了資金，又開設了一家木行。宜昌的建築業也漸漸地復員。但建材都掌握在我手中，建築商都來找我，沒有現貨，他們也要期貨。但是幣

值已在下跌，我因未收定金，並不受拘束，他們乃以道義信守相責，拉許多人情包圍我。後來我

想出一個應付辦法，我在致祥路弄下六百萬基地，想在那地上興建一所新式戲院，建材我都自己



鄂西特有的帆船

有，誰家營造廠願照圖樣建造完成，

應需工資照現行市結算，同意以磚瓦石灰木材等優先供應。結果是重慶大廈建設公司宜昌分公司互相

支援合作，戲院在六個月之內完工，宜昌耀華電燈公司尚未復業，我便

自購發電機，使戲院大放光明。我派人去重慶、南京洽請名角登台，

潘鼎新、關麗卿（藝名黑牡丹）、新玉芳（新豔秋之妹）靳萬春、喬

志良、劉千金、劉四歲、王少泉、劉金元、查世奎、湯志明，席慧馨

等來宜獻演，水準遠比重慶、武漢各戲院為高。十年來都未看戲，自

然轟動一時，更以在宜昌過境，復員東下之旅客，羈留宜昌候船，為

數總在五千人以上，宜昌別無娛樂場所，大家搶着購票，場場滿座，

歷久不衰，真所謂生意興隆，宜昌人有一種自卑的迷信，相傳長江對

岸陡壁的磨基山，主對本地人不利，外籍人士則可大興大發。宜昌幾

家大商號，都是外籍商人經營，連規模最大的醬園老萬和，也不是宜

昌人所有，宜昌人對我更是眼紅。

江邊斃客，一開始就給宜昌人感到新奇，這該歸功於徐師傅熱誠

相助。五千担的石灰窰，需要十餘萬斤石灰石，堆疊起來，需要技巧，下端留個空洞，是添煤燒火的地方。一燒就得十天十夜，不斷維持旺火；

徐師傅雖不需動手，但他責任心重，每夜都坐窰邊監視指導。有一次有一位滿臉大麻花，走過江

邊，和他搭訕，聊了很久，問這問那，徐師傅都照實情告訴他，臨走時自稱是行政專員，弄得徐

師傅半信半疑，總以為做大官的人，怎會有像他那副怪相，他又沒跟隨的人。那時我的住處還是

臨時搭蓋的棚屋，也就在江邊不遠，用的都是舊料，是我的部下好心派人到長江對岸山上，折回

日本鬼子的哨所造成的，我事情多，不常留在那裏休息，一次有人來訪，留有宜昌行政專員于國

楨的銜片，我不認識他，我在六戰區時期，祇聽說過于國楨是利川縣長，實幹苦幹，一點不端官

架子，形貌粗獷，黑臉大麻子，言詞鄙野，服裝不整，在街上行走，曾為過境的新兵部隊拉去抵

補，他也不聲辯，一任擺佈，因為他壯健結實，新兵連長選中他抬滑竿（代用轎）第二天新兵

部隊出發，縣太爺抬滑竿，乃為縣民發覺，一時傳為怪事，縣府迅以長途電話報請民政廳長朱懷

冰轉請司令長官兼主席的陳誠嚴令澈查處分該新兵部隊團長。因而于大麻子獲長官賞識，視為現

代包拯。這次他找我，並無別事，是依據徐師傅敘述，欽佩我能為地方建設而實幹苦幹。但我並

不想和官場打交道，也未去回拜他。可是有一天我正在江邊監督出灰（將石灰過秤出售）之時，

這位于專員突然出現拉住我的手，大聲道：「老兄！你還認識我嗎？大麻花是我的牌記！」

我祇好訕訕地說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他說：「日前石灰賣價高，你燒出石灰，價錢便宜一半多，其實你照老價錢發賣，還是供不應求，可以發大財呀！」我測知他說的是反話，我便說：「不貪非份之財，够本加利潤便滿足了！」他說：「對！對！你爲地方服務，我是地方首長，代表宜昌人向你慰勞！」我說：「得了，上海人講的平地搭山頭，不是那麼一回事！」他說：「我很敬重你，你是浙江曠縣籍，我是半個曠縣人！」我說：「老泰山是曠縣那一家？」他說：「家岳吳殿揚，家住東鄉塘頭溪，你聽說過嗎？」我說：「對了！吳殿老保定一期，曾任夏超的參謀長，夏超驅逐孫傳芳離開浙江，結果反爲孫擊敗，夏被俘處死，吳則逃回曠縣鄉下，他會一手拳擊，年近七十，仍極健旺，我所知道的不過如此！」他嘿嘿大笑。

支持我當商會會長

從此他到處捧我，宜昌成立商會，要我當理事長，我並不喜歡這種露頭角的扮演，我支持三北公司宜昌分公司經理任子卿，任是純粹商人，我是半路出家，他從未做過官，能和做官的平坐對話，他覺得很過癮。但是于國楨套牢我，我不肯名義可以，實質上要我盡力負責。因爲宜昌初期光復，地方財政至爲艱窘，人民流亡回鄉，在重振家園期間，無納稅能力。宜昌警察局有員警約二百人，全部公薪費靠我戲院子百分之卅娛樂樂捐，如果戲院停演，于國楨和縣長蔣銘（字曉海）會急得心頭發火。可是警方對戲院秩序之維持

，無能爲力。駐軍尚可促請長官約束，而散兵游勇，過境部隊則隨意佔座，看霸王戲已屬司空見慣。幸而我是一位退役將官，對於九、六、兩戰區長江一帶各部隊師長以上都有點交情。所以遇上看霸王戲佔座的軍人，我總是親自出場勸導，說明和他的長官是朋友，我如今下野當老百姓，全靠老總們幫忙捧場。因此戲院開張以後，我每夜都待在戲院坐鎮，等散場以後，才得安心回家。當然也有蠻不講理的，那我電話通知城防司令，立派糾察隊前來抓人。如此做一番規矩，傳揚開去，益增人們對我敬重之心。廿六集團總部接收宜昌不久，就奉令改編爲第一綏靖區，到卅六年秋季，第一綏靖區奉令移駐河南商邱（歸德），接防宜昌的是川軍潘文華部隊，番號是第六綏靖區主任。這位已故劉湘麾下的將官，那時也不過六十七上下；可是他烟癮過深，虛弱得不時會昏厥。他來宜昌不久，地方團體聯合設宴歡迎他和他的高級將領，地點是借用我的戲院。他一進大門，還未走進場子，他已支持不住，副官醫官像熟悉他老毛病，立即上前扶住，不使他倒下，一面立用藤躺椅讓他平臥，抬進場子，我看到這情形，不免心中發急，暗忖如果他在戲院裏翹辮子，我這個戲院老闆會落到如何地步。但醫官走過來向我慰解，沒有關係，是老毛病，打針就好了；醫官就給他注射馬啡，十多分鐘，他悠悠醒來，他勉強起立和大家見面致意，以後他先告辭，臨走前拉住我，囑咐我在明天晚間十時到他行館（桃花嶺）去談談。這一囑咐，在他全體團長以上高級官佐面前，發生了意想不到的影響力，他們

以爲宜昌專員縣長紳商巨頭都在場，單單找我有囑託，在他們心目中已視我爲不同凡響的人物。本來潘軍紀律極壞，但在宜昌還算極力向好的方面去向中央部隊看齊，也許他們願慮我會向有關當局打小報告，不得不自行約束。

第二晚我遵約去見潘主任，他要我坐在他煙榻上，他問我怎麼會到宜昌來幹這一行，也問我過去在軍隊的資歷，他又問我和中央方面關係，較深的是什麼人。我答復他和陳辭修、戴雨農、周奉璋（弼）、俞濟時諸人比較熟悉。其他也問我在宜昌有什麼困難？我就說過境部隊太多，戲院秩序，頗感困擾，他說他會囑咐城防司令隨時支持你，以後希望你常來談談。因此潘部高級將領對我，都算很好。下面那些兵大爺常有小事找麻煩，有一次場子有幾位盛裝的女客，坐定看戲，散兵也買票，要靠近她們的座位，在開演不久，一位散兵故意吐痰在前面女客身上，女客們起而質問，兵大爺動蠻，攪成混亂，乘機搶了她們的金鍊、金鐲，待我前去，兵大爺已開溜，我安慰女客安心看戲，金鍊金鐲到銀樓定製，所需價款，由我照付。以後我和城防司令洽商，散兵即使化錢購票，院方得予拒絕。但星期日上午全場一千六百張招待券全部送由城防司令支配分發，戲碼紮硬，與當天夜場戲碼相同，而且原班角色登場，絕不偷懶馬虎。可是有一次仍然鬧禍，那時有交警一部隊大約三百餘人已向城防司令請領招待券入場，他們因爲是過境沒有營房可住，祇好全身武裝攜帶槍枝入場。招待戲開演不久，城防部隊照例有糾察隊二十人到場，那天正有名角登台，糾

察隊也要看戲。本來糾察隊座位在最後一排，如今他們自動將座椅搬到最前面坐定觀看，當然妨礙了全場觀眾的視線。因而交警方面有人起而指責糾察隊怎麼可以胡來？

戲院槍聲天下大亂

正在交涉之中，交警方面有人卡賓槍走火，彈穿屋頂，也未傷人。糾察隊一聞槍響，誤為遭受攻擊，紛紛上彈還擊，如此一來，雙方互射，全場大亂，所幸場中均為軍人，都伏地以觀事變，交警裝備好，武器犀利，訓練有素，一無傷亡，糾察隊被擊斃三人，重傷五人，槍枝丟掉，跑回城防部請援。當時我亦在場，連呼不要再打槍，一時也阻止不住。交警帶隊官知已肇禍，楞在那裏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我立刻告訴他：川軍一定派大軍包圍，繳槍，嚴辦交警，事不宜遲，你趕快帶隊佔據大馬路之天主堂洋樓，川軍沒有砲轟擊，你堅守二三天應無問題，糧食菜蔬，我會派人送來，我今晚就打長途電話給你們的戴先生，要他用武漢行轅主任程潛名義電令：將宜昌過境交警部隊，着即由第六綏靖區潘主任派兵將交警人員解送行轅法辦，說不定明天就有急電到來，你們能回到戴先生手下就不會吃虧，你懂了嗎？那位帶隊官毫不遲疑，快步跑向天主堂作嚴密戒備。宜昌市面商店閉戶，一若大難即將臨頭。我則立向城防部拉住城防司令一同向楊義路前進，在半途遇上川軍大隊出動，我拉住幾位師團長說明，要懲辦交警，自有軍法從事，千萬不可衝突。剛才交警部隊已佔據天主堂，堅守待援，那天主

堂像城堡一樣，沒有重砲，很難攻進，若是攻不進，難免給人笑話，大損潘主任的面子。所以絕不可意氣用事，還是由我和城防司令一同去見潘主任，由我保證要交警帶隊官長向潘主任當面請罪。幾位師團長聽我說話有理，又沒有綏靖公署的命令，何必糊糊塗塗出馬，弄得不好，怪罪下來，也担代不起，所以同意由城防司令去處理就好，大隊人馬又返回駐地去了。

潘主任見到我，我照實報告經過，潘給我下了結論：開始是糾察隊做的不對，後來呢，交警太猖狂，怎能開火，又打死了人，這不能不從嚴究辦。我立刻接上去，什麼辦法都可以，祇須雙方不再衝突，糜爛地方，我去說服交警方面，帶隊官由我陪同到綏署接受處分，並將糾察隊丟失槍枝攜回呈繳，至於傷者已在醫院療治，死者喪葬費用都由我撥付，交商會出面辦理。潘主任同意這樣辦。

我要電信局掛緊急電話給南京的戴笠局長，我將宜昌發生的事故現況說明，要他立即電話交代武漢行轅的負責人，用武漢行轅主任程潛名義打急電給潘文華，敍明交警部隊在宜昌肇事，殊屬是非，應將全部押送本行轅法辦，即希貴主任指派專船派兵監視該部隊整列上船，不得任其隱匿逗留情事。潘的綏署接到如此急電，益信我確然和中央某些權要有深切聯繫。此事在潘的面子也很光彩，就此化干戈為玉帛，宜昌人都感激我為他們消除了一次池魚之殃。

川軍高級幹部對我表面客氣，內心顧忌。但他們的部下是袍哥幫派組織，稱潘主任為大哥，

不但不以為忤，反感覺親切，我在他們袍哥頭腦中，認為我不够意思，他們策動潘之小舅子，也是綏署第四處處長出面，要接管我的戲院，由他們經營，我不同意，我是獨資興辦，不曾沾幫頭出力湊合之光，我並表示要我交出戲院，除非綏署有明令給我，我才遵辦。這事聽在于國楨耳裏，為了警察局的餉源，曾經自動向他們遊說，他們對於大麻子一開始印象欠佳，他們認為于對軍政首長不够尊重，有意要排斥他。但于國楨機警，這時陳辭修正以參謀總長到瀋陽兼東北行轅主任，原任湖北民政廳長朱懷冰當了行轅秘書長，于私下電請返華北或東北任事，不久發表他去任唐山市長，到任之日，唐山紳商各界齊集車站迎候，于大麻子一聲不響，土頭土腦，自己背負鋪蓋，自行徒步走到市政府，消息傳到車站，使紳商代表大感意外，大有啼笑皆非之概。（下期續完）

黎元洪傳

章君毅著 定價台幣貳拾元

本書將黎元洪一生自辛亥武昌起義至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，兼及政情秘聞，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本社賬戶